

留美拓荒人 ——容闳的故事

金维新
著

• 52

LAUMEITUOHUANGREN

LJUM

EITUOHUANGREN

留美拓荒人

留美拓荒人

同济大学出版社

留 美 拓 荒 人

——容闳的故事

金 维 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204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练达的文字生动地描述了中国第一代留美拓荒人容闳动荡而坎坷的一生，涵括了他从留美学成归国致力教育又几经挫折、从经商冒险到与太平军交往、为洋务派服务乃至与孙中山两次会见的全部经历，反映了这位为中国维新变革事业殚精竭虑的一代精英的思想与实践。他的全部经历不只寓于传奇性故事本身，而是在更广泛的层次上折射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社会新旧观念、体制和社会结构及东西方文化剧烈冲突的文化背景，进而凸现出近代历史上这一风云际会的时代变革的残酷性和复杂性，本书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责任编辑 徐明松

封面设计 陈益平

插 图 陈益平

留美拓荒人——容闳的故事

金维新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四平路1239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3.5 字数 80千字

1994年5月第1版 199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3.00元

ISBN 7-5608-1237-6/K·30

目 录

一、孩提时代	1
1. 西塾里的“特殊男生”	1
2. “作红毛人语”获奖	3
3. 霍白生医生的来信	6
二、赴美留学	9
1. 意想的纽约游成现实	9
2. 芒松学校的寄居生活	11
3. “不能以贫困变更宗旨”	12
4. 在耶鲁大学发奋攻读	15
5. “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17
三、学成归国	20
1. 寂寞、漫长的归途	20
2. 偷依在母亲的身旁	22
3. 刑场惨状在脑际萦回	24
四、入世谋生	27
1. 一年中三次更换职业	27
2. 忠告酗酒美船大副	30
3. 以自卫对付英国大汉	31
4. 一篇译文显露了头角	33
5. 七个月的四省之行	35
五、访太平军	39
1. 向天京进发途中	39

2. 会见于王洪仁玕	41
六、经商历险	45
1. 绿茶产地太平县之行	45
2. 泊舟泾县黑夜遇险	47
七、为洋务派服务	51
1. 曾国藩召见的三封来信	51
2. 在安庆受曾国藩接见	53
3. 筹办“制造局”，再度赴美	56
4. 在西行归国的三桅船上	58
5. 当五品官戴上了花翎	62
八、留学生计划的实施	65
1. 提出选派幼童出国留学条陈	65
2. “经理留学生事务所”组成	67
3. 首批留美学生抵大洋彼岸	69
九、调查华工状况	73
1. 与秘鲁专使的一次谈判	73
2. 获取华工生活状况的实据	75
十、留学生计划的夭折	79
1. 上书李鸿章，恩辞驻美公使	79
2. 留学生事务所中的新旧冲突	81
3. 留学生事务所的终局	83
十一、最后一次回国	87
1. 与张之洞之交的起点和终点	87
2. 国家银行及铁路计划受挫	90
3. 参加变法维新逃出北京	92
4. “中国议会”的第一任会长	94
5. 与台湾日人总督一席谈	96

十二、向祖国致意	100
1. 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	100
2. 为新生的共和国祝贺.....	104

一、孩 提 时 代

1. 西塾里的“特殊男生”

1835年的秋天，田野一片金黄，树枝染上绛色。7岁的容闳从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县）南屏镇，渡过不宽的海峡来到澳门求学。

虽说南屏与澳门只一水之隔，相距不过2.5公里，这可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容闳的父母为了使孩子既能上学，又可免缴学费和减少食宿负担，托友人介绍，将他送到澳门的一所西塾去读书。这不免使幼小的容闳怀有几分不安。在去学堂的路上，他手拿一个小小的包裹，稚气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一步也不离地跟在父亲容丙炎的身边，路旁的美丽景色也未能引起他的兴趣。

走近学堂，容闳迟疑了一下；一进学堂，他更惊呆了。

站在面前的竟是一个高鼻子、蓝眼睛、满头红发的外国少妇。她身材修长，穿着一件白色长裙，随风飘动；上衣的袖子鼓鼓囊囊，好像装着什么似的。容闳自小生活在母亲身边，足不出里巷，从来没有见过外国妇女，也没有见过这样装束的人。他猛地缩到父亲身后，牵动父亲的衣角，准备往外跑。容丙炎也给孩子这个突如其来动作惊呆了。稍后，他不好意思地把容闳抱在自己的怀里，向那个外国少妇、西塾的主持人道谢，叫容闳不要怕陌生，在学堂里要听这位夫人的话，好好

读书。容闳拗不过父亲，只好微微点了点头。

容闳的父亲回家去了，容闳在这所西塾里开始了他“特殊男生”的学习生活。

容闳就读的这所西塾，创办于1834年，主持者是德国传教士郭士立的英国籍妻子。创办之初只设女塾，专收女生；第二年附设男塾，但寄宿的男生开始连容闳也不过两人。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是《圣经》、英语等。容闳在学生中年龄最小，郭士立的妻子让他住在女生宿舍的三楼，不许他自由进出校门。

容闳对这种“特别照顾”和过严的管理很不习惯，在入学的第一年，就策划了一起逃学事件。

容闳排行老三，兄妹共计4人，父母对他钟爱，自小很少管束。进了西塾，终日与女生为伍，禁锢于三层楼上，唯有楼顶露台这样一点活动场所，总有小鸟被关在笼中的那种感觉。一日课后，他壮起胆子悄悄跑下楼去，看到比他年长一点的男生在室外游戏，并可以到街市散步，心中愤愤不平。他不理解郭士立的妻子对自己的“特别照顾”，认为这是有意妨碍自己的自由活动。之后，他又几次潜出校门来到海边码头。往来于南屏、澳门之间的小船在海上来回穿梭，一只停泊，另一只起航，乘客10人一群、8人一行，……容闳看着看着，一个奇怪的念头萌发了：坐船逃回对岸家乡，不就可以无拘无束了吗？

回到西塾，容闳把这个想法告诉要好的女生。这些女生虽都比他年长，但对学校的严厉管束也很不习惯，当场表示要与容闳一起逃跑。容闳的逃学计划，得到了6位女同学的支持，胆子更壮了。他自告奋勇再次潜出校门，在码头边雇了一只有篷的小船，约好第二天一早渡海，向西驶往家乡南屏镇。

次日，容闳和 6 个女孩吃好早饭，见郭士立的妻子走进内间去就餐，就一个个蹑手蹑脚溜出了校门。容闳溜得最快，他在码头边招呼这些女同学钻进船舱，自己一踏上船，就催船老大向对岸进发。他们原计划先在南屏容闳家中住下，然后分别各自回家。

正当孩子们庆幸“飞出樊笼”、小船划过海峡将近一半的时候，容闳发现船尾有一条船愈划愈速，像在追赶小船。孩子们大为惊慌，容闳央求船老大奋力划桨，加速前进。然而，两把桨的小船终究划不过四把桨的船只。追船愈赶愈近，几乎咬住船尾，船上老大白巾一挥，小船只好听命停桨。容闳和 6 个女孩束手就擒，被带回澳门西塾。

容闳策动的逃学计划没有成功。他和 6 位女同学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和侮辱性的戏弄。郭士立的妻子先是命令这 7 个逃学的孩子排成队伍，在校园内示众。晚课后，又在教室里靠墙放一长桌，要这 7 个孩子站立桌上，面对全体同学；容闳站在正中，头戴纸糊圆锥形的高帽，胸前挂了一块纸做的大方牌，牌上写着“逃生魁首”4 个大字，居然成了“主犯”，左右两边各站三个女生。就这样，足足示众了一个小时。

经过这次风波，容闳的“顽劣”似乎得到了惩治。他在宁静的校园里，渡过了三个春秋的刻板学习生活，直到 1839 年这所西塾关闭。然而，也正是这次风波，在容闳的小小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最大耻辱。”

2. “作红毛人语”获奖

容闳失学后不久，父亲病逝，家境愈加贫困，12 岁就被迫

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他不得不以叫卖糖果为生。早上，他肩挑沉重的担子，跨出家门，叫喊着去串街走巷；傍晚，他拖着疲惫的步伐，叫喊着回到家里。每天，从凌晨忙到夜晚，把批发来的糖果贩卖出去，只能赚一点少得可怜的钱。就靠这一点钱和大哥捕鱼的收入，一家5口才勉强糊口度日，捱过一个寒冷的冬天。

然而，祸不单行。才贩卖5个月糖果，因店铺停产，容闳又无事可做了。他不得不跟随姐姐，到别人收刈过的稻田里去拾些稻穗，打点粮食，熬薄粥汤，以充饿腹。

一天，他和姐姐拾稻穗，拾了好半天只拾到一点点。他坐在田埂上休息，忽然记起在书上读到过的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个叫卢斯的，想刈点稻谷充饥，可是常常一无所获；后来遇到一个叫波亚士的，很可怜他，常常给他救济。容闳心想：我没有能遇到波亚士这样的人，多么可惜啊！

正当容闳独个儿在思忖的时候，一个农民向他打招呼，要容闳到一群正在休息的农民中间去，并对他说：“孩子，你讲几句外国话给我们听听！”容闳可从来没有在农民面前讲过前些年才学会的几句英语。他忸怩，怎么也不敢开口。

“你试说几句，讲得好咱会赏你的！”农民们本来并不知道小小的容闳会讲外国语，容闳的姐姐把这件事透露出去，现在她站在一旁竟也开口相劝了。

“我这么大还没有听过洋人说话，孩子倒能说，我将酬谢你一大捆稻谷，重得你背也背不起！”一个老农高兴地说。

容闳一听有这么重的奖赏，壮起了胆，站在稻田中央，一口气背诵了26个英文字母，并且讲了几句日常用语。“A、B、C、D、E、F、G、…”“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他像发表演说一样，愈念愈响，站立于四周的农民个个诧异；有

的张嘴，有的鼓掌，有的凝视，……他们全然听不懂孩子说些什么，可又相信这孩子说得很好、很像。

容闳这番“作红毛人语”的表演果然获得了很高的奖赏——稻谷数捆。容闳和他的姐姐背不动，后来把家里的兄弟、母亲都叫出来，才把这几捆稻谷一起运回去。

容闳望着这几捆稻谷，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几句不像样的英语会收到这样奇妙的效果。难道真的是遇上了那个故事中的波亚士了吗？古时卢斯得到波亚士的救济只有六斛，现在容闳的成绩可远远超过了卢斯！他庆幸自己粗通英语，窘迫的时候居然可以凭借它解脱厄运！

容闳毕竟是个孩子，几捆稻谷带来的欢乐是很短暂的。收获稻子的季节一过，田地里又播上了新的作物。容闳和他的姐姐要拾稻穗也没有地方可拾了。他又陷入了困境。

然而，生活中确也有某种机遇。一天，有一个在澳门一家印刷厂里当工人的邻居回家休假，串门时与容闳的母亲谈起，印刷厂需要雇用一个略识英语、能读懂数词的折页徒工。容闳的母亲马上说：“我家的闳儿进过澳门外国人办的学校，读过3年书，不但识英文，而且还会讲。请你帮忙介绍一下，可让闳儿有点事做。”好心的邻居一口答应。他带容闳来到澳门，经过印刷厂的考核，容闳被录用了。

容闳当上了印刷厂的徒工，每月可得工资4元5角。他省吃俭用，食宿只花1元5角左右，余下的3元按时寄给母亲。对于容闳的家庭来说，可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容闳果真因为粗通英语而再次解脱厄运。

3. 霍白生医生的来信

生活好似在弯曲河道中行进的小船，不时要调整它的航向。容闳当印刷厂徒工4个月后的一天，接到了一封意想不到的来信；这封信改变了容闳的整个生活道路。

容闳端详着信封，一时猜不出这是谁寄给他的信。他打开信封先看信末的署名：霍白生医生。啊！记起来了。容闳在西塾里读书时见过他。这是一位传道的医生，听说现在一里路外的一家医院主持工作。

“也许是要我跟他学医吧！”容闳一边想，一边读信。

不对。信上说，2年前，郭士立的妻子关闭西塾赴美国时关照霍白生，马礼逊学堂开办起来后一定要找到容闳，把他送到那里去读书。现在，马礼逊学校在澳门开学了，霍白生不忘前约，辗转找容闳几个月，好不容易才知道容闳在印刷厂里当了小徒工。霍白生约容闳赶快去见他。

容闳得到这个好机会，急忙跑去与霍白生医生会见。

霍医生还像当年那样严肃，见了容闳只微微一笑。他对容闳说：“马礼逊学堂开学了。你赶快回家一次，如果你母亲允许你读书，就辞掉现在的工作到我这里来，在医院里先工作几个月，让我了解你的为人，然后再介绍你到马礼逊学堂去读书。”

容闳很想去马礼逊学堂读书，但要向母亲启齿，就感到为难了。少年容闳细细盘算自己的前途。书本开启了他心扉，知识对他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他无法抗拒这种诱惑，决心辞去工作，上学读书。回到老家，容闳向母亲禀报了这一消息和自己的打算。母亲听完容闳的诉说，沉默了好几分钟，

她感到很为难，孩子读书食宿固然学校可以供给，但却不能再靠他贴补家用。可她为孩子的志气所感动，最后含着泪对容闳说：“好吧，你去读书吧！”

容闳从印刷厂辞职后，就来到霍白生医生主持的医院。他终日在医院里干杂活。霍白生巡视病房，他捧着药盒，跟随着，记住护理要求，分发药品，催病人按时服用。霍白生对容闳的工作很满意，2个月后，他带着容闳来到马礼逊学堂，谒见校长布朗。这是1841年11月，13岁的容闳辍学两年之后又重新开始他的读书生涯。

马礼逊学堂是1839年11月由广州外侨组织的“马礼逊教育会”创办的。这个教育会在1835年成立，是为纪念已故英国来华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而命名的。马礼逊曾将《圣经》译成汉文，还编纂过《华英字典》，在沟通英中文化方面有过积极的贡献。

马礼逊学堂是近代中国传播西学的第一所洋学堂。它开设的课程除汉语外，还包括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生理学、地理、历史、音乐等课程，一度还开过化学课。孩子们在这里过着有规则的生活，每天读书8小时，其余三四小时则在操场上运动和娱乐。容闳在这里学习了6年后，不仅已能熟练地掌握和使用英语，而且对世界地理和历史有了基本的了解，对自然科学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知识面远比当时在私塾读书的学生广阔。

马礼逊学堂的校长塞缪尔·布朗是一位很好的老师。他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来华之前在美国教书，有学问又有经验。他对学生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容闳在马礼逊学堂里与布朗和他的家人亲密无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846年9月，布朗在课堂上向学生宣布，他和家属身体

都不好，不久要回美国去休假。他还说：“我对学校感情很深，对学生如同好友，这次回国很想带三五个学生去美国深造，如果有愿意同去的，可以立即站起来。”布朗的这番话使学生们若有所失，开头谁也不作一声；沉静片刻，令人窒息的沉静终于给打破了。先是容闳，接着是黄宽、黄胜相继起立，表示愿意跟随先生赴美学习。

在马礼逊学堂里，好些时候听不到孩子们课余的嬉笑声。许多学生每想起布朗校长即将返国，都愀然不语，再有趣的游戏也消除不了心头的阴影。容闳及黄宽、黄胜虽然为未来的远行心中暗喜，但一想起还未取得父母的赞同，未免又忧虑起来。为早日解除这种思想负担，容闳一天硬着头皮返家向母亲征询意见。母亲听完孩子的话，这次更是一言不发，只是不断地摇头。容闳懂得母亲这时的心情，可仍再三恳求，母亲最后只好勉强说了一声：“好！”滚滚而下的泪珠使她再也讲不下去。容闳含着眼泪宽慰说：“孩儿虽然远出求学，还有兄弟与姐3人，哥哥又快娶嫂子了，有兄嫂陪伴你，不会很寂寞。希望母亲珍重身体，不要挂念孩儿！”

容闳这次去美留学，所需费用事先已由布朗与校董事会商妥。出国两年的花费，由香港一位报社编辑、英国友人肖德锐承担；船票由美商同学行捐赠。这使容闳多少也放下一些心。他庆幸收到霍白生医生的那一封来信，庆幸遇到布朗校长这样的好老师。他才19岁，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

二、赴美留学

1. 意想的纽约游成现实

1847年4月12日，容闳首次踏上美国东部港口纽约的土地。两年前，他在马礼逊学堂读书时，曾经做过一篇作文，题目是《意想之纽约游》。当时，容闳怎么也想不到“意想之游”会在两年后变成现实。

19世纪50年代的纽约，还是一个只有近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高楼大厦很少，市面并不怎么繁华。然而容闳身历其境，仍然为来往的车辆、熙攘的行人而感到眼花缭乱。他远眺“自由厅”的尖顶，思绪万千。

他为自己在《意想之纽约游》中的种种虚拟和想象，感到幼稚可笑；但又觉得这些虚拟和想象，有的可以成为事实，并不都是幻梦。

他想起了这次旅途，从东半球的香港，到西半球的纽约，劈波斩浪，度过98个日日夜夜，虽说“一帆风顺”，但也伴随着惊幻与风险。当他们乘坐的“女猎人”号帆船过好望角时，黑夜茫茫，狂风骤作，扁舟在惊涛骇浪中颠簸，桅杆上的星星灯火若明若暗，帆船时有倾覆之危。风华正茂的容闳没有因此而恐惧，反视它为“不世之奇观”。他以胜利者的心情，凝视着展现在远处的大西洋万顷碧波。人生的征途犹如旅途一样，多么需要精神上的强者啊！

他看着同黄宽、黄胜一起从路过的圣赫勒拿岛折来的柳枝，想起了昔日的法国皇帝拿破仑。1815年6月，滑铁卢一战，拿破仑被击败，囚于圣赫勒拿岛，6年后积忧而死。这次容闳路过此岛、上岸凭吊拿破仑墓，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空穴。唯有墓前一棵垂柳迎风摇摆。“一世枭雄，而今安在？”他与黄宽等摘下几条柳枝，带往美国，并不是对拿破仑穷兵黩武的敬意，只是作为纪念。

容闳在纽约逗留了几天，就跟着布朗校长及其夫人经纽黑文，到达布朗的老家东温泽。当时布朗的父母都健在，父亲巴脱拉脱在东温泽教堂当牧师。容闳等到达东温泽后到教堂里去瞻仰，并跟着大家一起做祈祷。他与黄宽、黄胜3个黄皮肤、黑头发的青年一下子成了整个教堂最引人注目的人。尽管巴脱拉脱牧师高声地宣讲着，可人们的视线却始终没有离开这3个中国孩子，好像怎么也看不够似的。容闳给看得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微微地低下了头。他想起了12年前初进澳门西塾自己第一次见到郭士立妻子时的窘相，不由感到好笑：那时我初次见到外国人害怕；今天在这些外国人眼里，我与黄宽等也成了别人瞧不够的“外国人”。

容闳在布朗老家住了一个星期，他细致地观察着巴脱拉脱牧师夫妇的生活，很快发现这对感情诚挚的老夫妇性格迥异。牧师庄重严肃，从不放声大笑，也不讲一句笑话，每日起居有定时，坐卧有常处，生活得像一座时钟，十分刻板。他的夫人则终日欢乐，笑容满面，尤其好客，对来客总是热情接待。

纽约的街道，东温泽的教堂，老布朗夫妇迥异的性格，……出现在容闳眼前的这一切，好像都有着新奇的吸引力。他盼望更多的意想在未来变为现实。

2. 芒松学校的寄居生活

1847年夏，在布朗老师的安排下，容闳等3人终于成为美国马萨诸塞州芒松学校的学生。当时美国还没有高等中学，只设有报考大学的预备学校。芒松就是那时最著名的预备学校，全国想升入大学的学生，都从远地纷纷赶来就读。芒松学校之所以声誉斐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创办以来学校校长一直由专家学者担任。容闳等进芒松学校读书时，校长哈蒙德就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

哈蒙德校长对容闳等3个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生非常爱护。他同布朗商量，第一学年先将容闳等编在英语部学习，重点学好英语，掌握好学习其他各科的工具；同时，学习算术、生理学、心理学、哲学等课程。哈蒙德校长亲自教授英国文学课。容闳最喜欢听他讲课。哈蒙德崇拜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十分喜爱莎翁的诗句，对大演说家威白斯特也很钦佩。他在课堂中讲课，总是高声朗诵文学作品，不拘泥于作品中的文法规则，而对它的词章结构、精义之处则细细剖析，一一阐发。学生们常常被他精确的语言、抑扬顿挫的声调所吸引，课堂里总是静静地听不到一点杂音。大教育家阿摩尔博士说过：“善于教育的，必定能注意学生的道德，以养成他们的优美的品格。不然的话，仅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自以为尽了责任，充其量只不过使学生成为能行走的百科全书，或通灵性的鹦鹉，这有什么好？”哈蒙德校长很赞赏这种教育思想。他对容闳等的学习特别关注，不仅是因为学校第一次接纳中国学生，还因为哈蒙德本人对中国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很想让容闳等学成归国，能有所作为。在芒松学校就读两年间，在哈蒙德

的指导下，容闳阅读了狄更斯、司汤特、麦考利和莎士比亚等著名作家的许多代表作，美国文学的素养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为他报考大学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同时也陶冶了情操，加深了对西方社会的了解。

芒松学校距布朗的老家只有半英里路，为了节省开支，在芒松就读的两年间，容闳就寄居在布朗的老家。那时生活水准较低，膳宿、燃料、洗衣等费用每周有1元2角5分美金就足够了。容闳农家出身，自小酷爱劳动，住在布朗老家，总是抢着帮助做一些杂活，每天打扫屋子，经常洗擦窗户。假日里，到附近小山丘上去砍柴；还帮着布朗的老母劈柴、生火。每天上学，坚持步行往返，下雨、下雪也从不退缩。

布朗的母亲喜爱这个能吃苦耐劳的“外国”年轻人，把他当作自己的后辈。容闳也很尊敬布朗的母亲，把她当作自己的亲人、长辈。布朗的母亲一生坎坷，不如人意的事接二连三，但她却能泰然处之，怡然自足。容闳后来回想起在芒松学校这段寄居生活时说：“我和布朗太太的相识，交织着对她既尊敬又钦佩的心情。她确实是一位非凡的新英格兰妇女，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有超人的力量。她一生饱尝艰难困苦，终能一一克服而迸发出光华，照亮了新英格兰的上空。”也正是在这一期间，也许正是布朗老家的影响下，容闳接受了洗礼，加入了基督教。

芒松学校的这段寄居生活，对于容闳的一生有着不小的影响。

3. “不能以贫困变更宗旨”

在芒松学校读完第一学年之后，一个困惑的问题日益在

容闳脑际萦回。1847年他来美国读书，原先讲定两年，这两年的费用由香港一位报社编辑、英国友人资助。现在过去一年多了，1849年秋后怎么办？能不能继续留在美国读书？

这时，同来美国的黄胜因患病已提前回国。容闳与黄宽住在一起，不时谈起这个共同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想在国外继续读书，可是学费谁来资助？没有人继续资助，他俩只得回国。容闳和黄宽几次商谈到深夜，都想不出一个好办法。他们只好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布朗校长和哈蒙德校长，这两位热情的师长答应写信去香港原资助人那里询问。不久，香港的英国友人肖德锐复信了，信中说：他们两人如果毕业后愿意去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一种专门技术，他将继续乐意资助。黄宽经过考虑，决定毕业后去苏格兰报考爱丁堡大学，这样，他继续深造的学费也就有了着落。容闳思考再三，决定留在美国，把进入耶鲁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学费一时得不到解决，那也只好暂搁一旁，听任命运的安排，不再多作无益的思考了。

日子飞快地驰去。1849年夏，容闳和黄宽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芒松学校。这两位从1840年马礼逊学堂开始就朝夕相处的同窗，不得不分手告别。在码头上送别时，容闳看着驶向英伦的客船载着黄宽缓缓东去，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涌上心头。现在，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学生就只有他一个人了。

然而，更使容闳苦恼的仍然是今后的学费问题。它明白地摆在容闳面前，显得那样不可回避，逼使容闳作出抉择。

为了这件事，容闳再次找布朗和哈蒙德两位师长商量。按美国的通例，家境贫困的学生可以申请奖学金。容闳原想此事向哈蒙德校长提出，看来不会太困难。可是，“言之非艰，

行之惟艰”，身历其境，真正做起来，也是困难重重啊！

布朗和哈蒙德对容闳说：“芒松学校对家境清寒的优秀学生确有一定的名额，可以资助保送大学。你有这个想法，不妨申请申请看。批准权操在校董手中，愿意接受这种奖学金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先要出具志愿书，说明毕业后愿意充当传教士。”容闳听两位师长这么说，知道不会有希望，决定不向学校申请资助上大学的奖学金。

那知几天之后，芒松学校的校董突然把容闳找去，同他商量申请奖学金的事。原来还是布朗、哈蒙德没有领会容闳的心意，好心地代他提出了申请。校董答允给予资助的条件与布朗、哈蒙德说的完全一样，这就是毕业后回中国做传教士，还得先在志愿书上签字作证。

容闳面临着严重的抉择：是变更自己的志向以换取继续深造的资助，还是坚持自己选择职业的自由置学费问题于不顾？实际上，他早就作出抉择了：决不当传教士，决不在志愿书上签字，宁可不要这份资助！

早在容闳得知芒松学校的资助要以将来当传教士为条件，心中就闷闷不乐。他躺在床上几个晚上不能成寐。他想起父亲，勤劳半生，贫困日渐，不得不在中年离开人世，……；他想起大洋彼岸的家乡、祖国，这些年来被列强的炮舰轰开大门，乡亲们不能安居乐业，到处是贫困，到处有饿殍，……。学成之后，应该切切实实做一番事业，使父辈摆脱牛马般的生活，使祖国治好创伤、真正强盛起来。他相信上帝，冀希有朝一日祖国会兴旺发达，但他不愿意与传教士为伍，他从来也没有想过把传教作为自己的职业。他接触过不少传教士，对他们虽没有恶感，但不知怎么总亲近不起来……。

现在，芒松学校的校董明确告诉容闳要得到升学的资助，

必须以将来当传教士为条件，而且要出具誓约。容闳反倒胸有成竹了：不要这种资助，对学校的“好心”表示歉意。容闳奋笔疾书，给学校董事会写了一份复信。他在信中写道：“我是决不会在这张誓约书上签字的。理由是，这将阻碍和限制我发挥自己的才能。我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为中国的最大利益，贡献我的力量。”

写完这一封信，作出这一抉择，容闳如释重负。他站起来，高举双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不能因为贫穷，不能为了眼前的一餐浓汤，变更自己的宗旨，这是人类应尽的天职！”他好像低声地对自己说。

4. 在耶鲁大学发奋攻读

天赐的“好运”又落到了容闳的身上。1850年夏，布朗老师去南方探视姐姐，出乎意外地带回来一个好消息：佐治亚州的妇女会筹措了一笔助学金，鼓励容闳去报考耶鲁大学。容闳未等布朗讲完，高兴地站立起来，再也不想坐下。老师探亲时不忘为他的继续升造谋求资助，到处筹划。正是这种师生之谊给容闳带来了“好运”。应该怎样感谢布朗老师才好呢？

容闳连忙打点行装，赶往纽黑文，报考耶鲁大学。不久被学校录取了。

1850年秋，容闳进入美国的著名高等学府——耶鲁大学，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中登上了又一个新的台阶。为了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容闳一改中国的传统装束。他脱去长袍，剪掉辫子，穿起了西装，蓄起了胡须。他要在这宁静的校园中发奋攻读，吸取人类的知识成果。

第一个学年，容闳晨起读书直至半夜，白天的游戏、运动几乎全部放弃了。他为了升入大学，虽然在芒松学校预习了两年，但由于附近建造铁路，学校一度停课，学习时间实际不足两年，拉丁文只读了 15 个月，希腊文只读了 12 个月，算术只上了 10 个月的课。基础没有打好，要跟上大学的课程，不夜以继日怎么行！容闳日渐消瘦，体力越来越感到不支，这一年他不得不中途请假去东温泽布朗老家休息了整整一个星期。

第二个学年，他的功课，除数学外，成绩都名列前茅。学校里举行英文作文比赛，这位中国学生居然两次获得一等奖。学校校刊刊登消息，当地的日报也刊出报道，容闳一下子成了耶鲁大学师生器重的人物，校外的人看到这位西人装束的中国学生也总投以赞赏的目光。容闳的班主任白洛脱对这位中国学生更是喜爱，常常问这问那，对他关怀备至。然而，容闳并不因此沾沾自喜。他知道自己在学习上有个很大的弱点：数学的基础太差，微积分学起来更觉困难。他真担心因这门课未学好被降级或被退学，几次想向班主任白洛脱打听自己的微积分成绩，可总是不好意思开口。好在其他课程成绩优秀，平均分数并不低，他所担心的事自然也没有发生。容闳对自己的学习是从不自满的，后来他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时说：“如果因为有人称赞自己就趾高气扬起来，那是自己欺骗自己。”

容闳在耶鲁大学这座高等学府中求学，还要为筹划经费花费心血。佐治亚州妇女会的常年赞助固然解决了他的大问题。但是，光靠这笔奖学金，生活还是很艰苦的。第二学年之后，他负责一个学生伙食团，早上去市场采购菜肴，开饭时左右张罗，另外雇请了一个厨师，20 多人的伙食团居然办得很好，他自己的膳费也因为这个职务获取的报酬而顺利得到解

决。后来他还在学校一个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所得的收入尽管不多，可也弥补了购买书籍、文具和添置衣服之不足。第四学年，容闳继续兼任图书管理员，报酬为每年 30 美元。这样，容闳的经济就宽裕多了，不用再到处去借钱了。那时，一个小村庄的牧师年薪不过二三百美元，用这笔钱要养活七八口之家。容闳是一个人生活，他说：如果现在还不知足，那就说不过去了。

在耶鲁大学的宁静校园里，容闳就是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度过了 4 年紧张的学习生活。

5. “第一个中国毕业生”

1854 年夏天，纽黑文的报纸上刊登了一条新闻：留美的第一个中国学生在耶鲁大学毕业。

耶鲁大学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这一届毕业的学生共 98 人，容闳获得了文学士学位。这天，26 岁的容闳头戴方形学士帽，身穿黑色学士袍，显得分外活跃。典礼举行前，他同向他致贺的老师、同学一一热烈握手，跟专程前来的校外宾客低声倾谈。他在校内外的好友太多了，报上又登了新闻，忙得真有点“团团转”。领到了学士证书，他如愿以偿，完成了出国深造的计划，结束了 4 年紧张的大学学习生活，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毕业以后到哪里去？是不是马上回中国？”许多友人一边向容闳致贺，一边总要提出这样的问题。

“是的，就回中国去，我希望早日实现复兴中国的理想。”容闳总是这样明白地回答。

容闳早在后两年的大学生活中就考虑了这个问题。

他设想过在美国再多住几年，多学习几门实用技术，这样回国后也许更有利于着手未来的事业，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在耶鲁大学的谢菲尔德科学学院学习了测量学。

他设想过就回祖国去，干什么职业视情况而定。1852年12月30日，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容闳给美国在华传教士、友人卫三畏的信中就说：“如果在此待到1854年夏天，我将获得文学士学位，然后我就回国，并认真考虑我将来的职业。”

容闳的知识愈丰富，对外部世界了解愈真切，就愈加感到中国落后、政治腐败、人民受苦，迫切希望尽早回国，放弃了继续留在美国深造的想法。他想自己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应当使更多的后来人也享有这样的权利。于是在大学的第四学年，就开始萌发了一个争取更多中国青少年到国外留学的计划。

容闳在美国生活了八年。他在1852年还取得了美国国籍。然而，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一结束，他“游子思归心切”。忙着整理行装，希望早一天踏上祖国的土地，把在美国学到的知识用来为祖国服务，把在大学求学时设想的使更多的中国青少年到国外去学习的计划付诸实现……。

三、学成归国

1. 寂寞、漫长的归途

游子回故乡的路程是迷人的，容闳从纽约返澳门的归途却寂寞又漫长。

1854年11月13日，容闳从纽约启程那天气候就不好，乌云满天，寒风凛冽。他搭乘的“欧里加”号货船，停泊在东河中心，要另找小船摆渡才能上船。登上这条货船，同行的乘客只有去中国传道的麦克一人。船启航了，容闳站在甲板上向岸边看，只见来往的行人、奔驰的车辆、在寒风中摇曳着的树枝……没有送行的人，没有摇曳的白巾、彩带……。

“欧里加”号开出桑得霍克以后，就遇上了逆风。风越刮越猛，风篷不能扯满，只好张着半帆，曲曲折折前进。加上这艘货船装货很少，吃水浅，一阵风来往西，一个浪来向东，颠簸不定，预示着这次航程将是险恶的。

然而，在这次航程中更使容闳烦厌的是船主和大副。

“欧里加”号船主名叫辉布，是美国费拉特费亚(即费城)人，长得壮实粗犷，但没有文化，口吃十分严重，性格极为急躁。他每天早上都要在甲板上从船头走到船尾，从船尾走到船头，来回奔跑，凝视天际，观察气象变化。有时，辉布猛地停住脚步，面对逆风，怒目而视，双手狠抓自己的头发，对老天爷

发泄不满。有时，辉布足蹬甲板咚咚作响，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诅咒逆风故意同他作对。开始，容闳见他愈咒骂，愈口吃，不免暗暗发笑。辉布这样向天公示威，自然弄得精疲力竭，于是就躺在甲板上，搓着双手，自言自语，仿佛是个胜利者而怡然自得。对于辉布这种日复一日的半疯半癫的举动，船上的水手都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容闳则觉得此人既可鄙又令人心烦！他只能偶尔与麦克传教士谈谈，以解除归途的寂寞。

“欧里加”号在整个航行中全由大副一人指挥。船上的水手都是挪威、瑞典人，他们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对大副的指使不敢违抗。大副简直像一个暴君，命令水手日夜不停地干活。只有在帆船航至热带地区，出现了几天好天气，风平浪静，水手们才暂时得到了一点休息。又航行两周，船经过了马加撒海峡。一天，船主辉布当着众人的面说：“这次航行之所以不幸遇上逆风，是因为我们船上有‘约拿’^①这样的人！”他一边说，一边看着麦克传教士，示意他是对着麦克说的。麦克听了这话，不当一回事，对容闳笑着递了一个眼色。容闳这时正在和麦克低声谈论帆船过海峡事，他对辉布的挑战忍不住了，高声地对麦克说：“如果我来管这条船，不用 10 天就可以过海峡！”他嘲笑辉布航行乏术，并以此作为反击。容闳真的弄不懂，现在正值冬天，如果船不过好望角而绕道开普敦，不是很方便吗？这样走，可以顺风，既缩短航期又省气力。作为一个乘客，他猜不透“欧里加”号这一货船一定要逆东北风而行，在经济上究竟有什么好处？容闳很想走一走经开普敦的新航路，借此可以多看看这一路的风光。可是船在走着他赴美时走过的一条老路，而且又是那么缓慢、漫长……。

在风浪和烦厌中渡过了 154 个日日夜夜，跨越了 13000

海浬的航程，“欧里加”号就要到达目的地——香港。容闳见到了祖国的陆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离别8年的游子，又将投进母亲的怀抱……。

正当容闳深深地沉思时，辉布来找容闳，要他当领港人的译员，问问领港人近处有没有危险的暗礁和沙滩。容闳一下子楞住了，他反复默诵英语“暗礁”、“沙滩”这两个词，可一时找不到汉语中这两词的恰当词汇。好在领港人听懂了英语，他笑着教容因此处应翻译为“暗礁”、“沙滩”。在一旁的辉布、麦克见了这种情况，都大笑不止。容闳也自觉可笑：一个中国人竟然不会讲中国话了！

他离开祖国、亲人太久了；他应该加倍为祖国、为亲人工作。

2. 偷依在母亲的身旁

盼望与久别的母亲尽快重逢，容闳在香港没有多逗留，拜访了资助自己出国读书的英国友人肖德锐后，就匆匆赶往故乡香山县南屏镇。

站在眼前的这个青年人，差一点让他的母亲不敢认了。容闳不仅比离家前长高了一大截，显得英俊、老成了，而且一副西方人的打扮，一身西服，唇边还蓄着两撇黑须。容闳的母亲先是一楞，然后抚摩他一身上下，打量着他的摸样，说：“囡儿啊，我几乎认不出你了！”容闳见母亲眼里噙着泪珠，也不由滚下了热泪。母亲比8年前显得更苍老了，那皱纹，那白发，是他所不熟悉的。

容闳久出返家，母亲自然忙着张罗。乡里的邻居，友好听说容回国，三三两两来到容家，不少容不相识的小孩好奇

地望着这个黄皮肤的“外国人”。

吃过晚饭，母亲收拾了碗筷，坐在灯前，再次端详容闳的模样。容闳搬了一张椅子坐在母亲身旁，当着哥嫂、姐、弟的面，详细地讲述自己在美国读书的经过：

“母亲，这次回国经过5个多月的长途旅行，现在终于平安抵家了。我离家前后已有8年。这8年中，处处都碰到好朋友，他们帮助我，照顾我，我的身体也一直很好，没有什么大病。在国外读书，我总想着这是为将来报效祖国做准备。8年中一天也没有忘掉这一点，未进大学前，先入预备学校；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耶鲁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要读4年才能毕业，所以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点。我在耶鲁大学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美国的学士，大约与我们中国的秀才相仿。”

母亲一边听容闳的叙述，一边不时点头。她了解自己的囡儿，觉得孩子的志气更大了，虽然没有完全听懂容闳所说的一切，但母子的心总是相通的。

容闳把一张羊皮纸的学位证书取出，展示给母亲看，并说：“这就是毕业文凭，能够得到耶鲁大学的毕业文凭，在美国是很光荣的，中国人能得到它更不容易！”

母亲对这张写满英文的证书盯了两眼，只见满是弯弯曲曲的外国字，自然看不出什么。她问容闳：“文凭，学位，可以有多少奖金？”容闳对母亲的发问，报以微微一笑，继续耐心地解释着说：“这些都不是可以得奖金的。有文凭比没有文凭的人，找职业更容易些。大学的学位也没有金钱的功用，但证明已经培养成品格高尚的人才，将来可以领导别人。大学所授的教育，比金钱更宝贵。人受了教育，就有知识；有了知识，就有相当的能力。能力的功用比金钱更大。儿今天既以第一个